

明白自己的文化家底

成尚荣

DOI:10.13696/j.cnki.jer1673-9094.2016.11.027

读了钱江先生主编的《百人千书》，感激、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心底里冒出一句话：向钱江先生和他的团队致敬。

《百人千书》包括了《书目初编》和《书影选编》两个分册，是钱江先生和他的团队，对从1898年到1949年间，无锡教育著作，尤其是教材的整体性搜集和梳理。他们利用自身的地域优势，又借助当代信息技术，历时三年，搜集了2080种无锡教育著作，查核了这些著作的编著者、译著者和校对人等共400多。他们又对这些著作，从编撰出版的时间、教育著作的内容、学段、学科，编创者的职业、人物关系、学术背景，以及著作的特点和对当今的影响等多个维度，作了全面、具体、深入的梳理、分析。这是一项研究，是一项工程，其艰辛和努力是可想而知的，其研究的品质和态度是值得大书的，值得大家学习的。

我深以为，这项工程填补了无锡教育史，乃至更大区域范围研究上的一个空白，形成了历史上无锡教育专著的地域图，而且形成了一个谱系。

要观察他们的兴趣表现，还要看他们学习的过程，做了什么，怀着怎么样的情感去做，还可能会有哪些发展，老师能给予什么样的帮助等等。

2. 实践与演绎

理论学习之后，便是对本土制造的课程故事进行剖析了。我们组织老师们进行课程故事的交流，寻找阳刚助学活动中的“哇时刻”，反思我们的课程故事在表达上存在的问题。在交流中发现，我们所写的故事主要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幼儿学习行为的描述过于笼统，遗漏了一些细节和关键信息。二是对幼儿的学习行为缺乏准确的分析判断，对幼儿学习经验的理解比较肤浅。三是缺少有意识的支持策略。而最大的问题则是我们的课程故事缺乏“课程旅行”的意蕴，叙述的大多是某个点上的精彩片段，缺乏围绕某个

说其是地图，因为他们对教育著作的地域、内容、人物格局作了梳理，清晰、明确；说其是谱系，是因为他们还对教育著作的来龙去脉等一些关系作了分析，勾勒出诞生与发展走向的图景。这项工程，不仅影响当今无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推动课程教材教学改革、创新，而且也对苏派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作出了积极、有效的探索。苏派教育为此丰富了不少，特色鲜明了不少。

透过这些，钱江先生他们的研究，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和独特的价值。这些意义和价值用一句话来概括还是比较恰当的，那就是：做一个对自己文化家底的明白人。自己的文化家底，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它是我们的魂、我们的根。知道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家底，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使命，是做一个明白人最本然而又是最重要的要求。遗憾的是，当下还有不少糊涂人，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家底不清楚。不清楚，感情上便多少会被打折扣，传承的责任感、使命感也会慢慢淡去。对自己的文化家底了

专题的课程事件链描写。我们希望叙写的课程故事能够体现出“课程是一场教师、幼儿、家长说走就走的旅行”的意境，在每一站的景点，都能领略到“看见孩子的学习，发现孩子的可能，并提供适宜的支架，实现儿童的生长”的美景。我们希望能够看见整个发展进程中的不同事件构成的重要学习事件链，这些事件反映了幼儿、环境、关系之间的连接，体现了互动型课程“从关系的视角去看待儿童”的理念。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后，老师们回忆起“球样百出”主题游戏中曾经发生却被自己忽略的故事，也有的老师则继续和孩子们共赴旅程，编织课程。在他们后来呈现的课程故事中，我们看到了期待的精彩。

（翁静娟，无锡市梅村中心幼儿园，214110）

责任编辑：宣丽华



解,实质是对自己的灵魂,对自己的精神家园负责任、求自觉的表现。

无锡的教育著作,是无锡教育人,甚至是整个无锡人的文化家底。钱江先生他们的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寻找资料,来寻找理由,缩短古今的精神距离,消解精神对话的隔阂,增厚现代人进行精神创造的文化内涵。阅读这些书目,我们仿佛看到了无锡那段历史的教育图景,触摸到无锡那段历史的教育文化的脉动,进而反观当下:如今,我们该做什么?怎么做?究竟为什么要做?当然,钱江先生他们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从当年的教育著作中找到源头,也找到办法,在课程改革、教材建设中做我们应该做的,而且要做得比过去更好。

如果对无锡的教育著作作些剖析,我们会得到以下重要启示。其一,课程、教材建设要深植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土壤中,但又得持开放的心态。无论是《蒙学全书》,还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无论是中华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还是新时代史地丛书、黎明乡村教育丛书,等等,都是在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长出来,但又与世界教育的潮流相呼应。无锡的教育在历史上就是开放的,面向世界的。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坚守自己的文化,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向世界开放。其二,教材建设必须以课程为背景,建立课程概念。钱江先生在他的自序中说:江苏无锡三等公学堂为适应1922年的新学制,参与了新学制教科书的编写;三十年代初期,又参与了“新课程标准”和“修订课程标准”教科书的编写。那时的教科书编写就有了课程的语境,因而视野比较开阔,定位也比较准确。如今的教材编写怎能忽略课程呢?教材是课程的一种形态,也是课程的载体,今天的教材理当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其三,教师和具有资格的大家都能编写教材。他们是教材的创造者,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今天,我们更应勇敢地破除、编写教材的神秘感,增强自信,在教材的研究与创造中提升自己,发展自己。不过,历史还告诉我们,教科书又是那些“大家”们编写的。钱江先生说:他们中间不少是著名的大家,久负盛名。他们将自己的教育心得、实践智慧、理论学术化作文字,存入了历史。大家与“大家”们的合作,教材才会更加繁荣。其四,教材应形成自己的特色。《蒙学读本全书》由俞复、丁宝书等执笔,丁宝书绘图、杜嗣程缮写,有书画文三绝之称。特色是教材质量和水平的应有之义,也是教材能存活与发展的生命。所谓特色,还包括教材的品种,教材所指向的知识领域。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就有了被译为《海国妙喻》的《伊索寓言》,有《中国寓言初编》《锡金乡土地理》,甚至还有《农具学》《法律医学》等。不同领域的教材,也反映了那时各种各样教育都在发展,以及教材所起的推动作用。以上只是对我体会的初步概括。仅就这初步概括来看,钱江先生他们对今天的教育改革、课程改革、教材改革做了一件大事、重要的事、好事。

谢谢钱江先生和他的团队,建议该项研究继续深入,让我们大家都做自己文化家底的明白人,去继承、创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成尚荣,国家督学,原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10013)

责任编辑:赵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育。

一种教育有区别于另一种教育的文化特质。当然,不同教育之间也具有共同的文化特质。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教育质态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文化的质态。因之,教育变革,最为重要的还是教育文化的变革。

文化变革的步履是缓慢的,有时还会出现迂回曲折,教育文化也是这样。回望二十世纪百年教育文化的演进沿革,感触良多。

追溯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我们沿着岁月的河流回到上世纪初叶现代教育那一滥觞时期:从旧式封建教育脱胎而来的新教育,革故鼎新,生机勃勃,挟风云激荡之时代雷霆,筚路蓝缕,呼啸前行,谱写了现代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在前辈先贤们慷慨悲歌的奋进途中,留下了许许多多铿锵如金石、掷地而有声的长言短论,字里行间自然积淀着烙有鲜明时代印记的文化因子。今日读之,犹如警欬在耳,动魄惊心。虽然,历史早已翻开新的一页,今天的教育和百年以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如果放在社会转型的悠远时空考察,却不难发现,因为处于同一个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所以教育仍然面临着一些共同的话题、问题乃至难题。那些越过世纪风云破空而来的智者声音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在今日依然启人哲思、发人深省。为此,毋庸讳言,着眼当下教育变革现实的当代意识是《教出活泼泼的人——民国教育名家演讲录》一书遴选作者、厘定篇目的重要考量。

发轫于1980年代的当代教育改革,已逾三十年。盘点三十年间的改革步履,有坚实,有虚浮;有阔步,有徘徊。但总体看都是努力向现代教育的回归与趋近,其成绩可圈可点,其问题也显而易见。教